

KALDI

## 展览季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从春分到夏至，正好三个月。日照每天加长，阳光带来纯天然的快乐。前两天气温居然冲破了30度，公园里的嫩叶繁花被浓浓的深绿取代，茂盛的夏季来到了。

这三个月，仿佛一直在奔忙看展中。停歇了近两年的各种展览展会储蓄了满满的能量，如同大浪涌，裹你入怀。在自家的“木刻版画回顾展”结束之后，第一站就是去德威画廊看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弗兰肯塔勒（Helen Frankenthaler）木刻版画展“绝美”。这位美国战后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，也是位版画大师，展览的36件作品，有些是同一幅画的印制过程，她的思考和修改。“大多数事物都是关于不确定性，相同而又不同，重复但又相异，唯一的规矩是没有规矩。”这些绝美的木刻，在木版教育信托六千多张藏品中，竟然没有一张与之类似！

然后，去皇家美术馆看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的《人与兽》，天窗全部关上了，平时亮堂堂的展厅不见一丝日光，培根暴力扭曲的人与兽只适合在黑暗里看。这个被折磨的灵魂，充满力度和不妥协。开电梯的阿姨说进去搂了一眼，结果那晚做了噩梦。

所以看得心理堵得慌的人，可按电梯阿姨的指点去楼上看惠斯勒的《白衣女子》，19世纪末的淑女肖像，是培根展的解药。

不能错过的还有海沃德画廊布尔乔亚（Louise Bourgeois）的回顾展“编织的孩子”。第一次看到她的大蜘蛛，是2004年在泰特画廊的大厅里。这里大蜘蛛也出现了，但更多的是用织物制作的雕塑和装置，还有她穿过用过的衣物。她出生在裁缝和缝纫的家庭，缝纫是修复。“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我家里的所有女人都会用针，我对针的神奇力量一直很着迷，人们用针来进行修复，针

是宽恕的，是没有进攻性的。”这个展览是她艺术生涯最后20年创作脉络的展现，继续探索身份、创伤、记忆、修复等主题。

当然还有牛津阿许莫林博物馆的“毕沙罗：印象派之父”，国家画廊的“拉斐尔”，这些大展不多提。最让人惊喜的，是意外在皇家植物园邱园撞上的那块“黑田地”。那天原本打算去七姐妹白崖徒步，但火车因故障而停开，就改道去了邱园。每次去邱园，活动都在外面，这次接受门票阿姨的极力推荐，第一次进了邱园画廊，去看本-大卫（Zadok Ben-David）题为“自然保护区”的个展，那一片“黑田地”设置，让人惊艳。

进入展厅，地上是一片黑色的植物残骸，仿佛被大火烧焦，但仍然直立，不愿倒下。绕着装置逆时针边走边看，那一片黑色逐渐改变，呈现出背面的色彩。走到入口的对面，放眼望去不再有一丝黑色，只有繁花似锦生机勃勃的缤纷色彩，让人赞叹自然

### 19世纪末的淑女肖像，是培根展的解药。

界强大的再生的力量。“我试图在我的作品中探索人类的态度和行为。黑田地是一个乐观的心理学装置艺术，展现了两种极端的状态——生与死。但它更是关于选择，而非宿命。这些花朵是一种隐喻，象征了两种极端的感情状况——幸福和悲伤。”这个装置需要360度欣赏，绕过一圈后才能完全体会。展览上共有17000朵蚀刻铁皮花，代表着900多种植物种类，每一朵都是手工上色，插在方形的白色沙地上，整个布展过程，是邱园的八十多位志愿者花了八天时间完成。

邱园的当代装置艺术《蜂巢》也让人流连，这是艺术家波特里斯（Wolfgang Buttress）为2015年米兰世博会设计的英国馆，被重新安置在此。蜂巢外是自然生长的野花的坡地，这个17米高的网状铝结构，参观者置身其中，如在蜂巢之内。[4]